

《奥本海默》： 突破传记片的藩篱

文 | 本刊特约撰稿 王素芳

人物传记片一向是电影中的高难度动作。一方面是这些著名人物的故事已经为大众所知晓，将其影像化有很大压力，另一方面极有可能因聚焦人物的丰功伟绩而形成所谓的“英模片”“成就片”。近期，由克里斯托弗·诺兰导演的《奥本海默》，聚焦于“原子弹之父”奥本海默，给人以很大的惊喜。影片采用多重手法进行表达，从而很好地解读人物的心路历程，引发人们去思考科学伦理精神。

科学观： 科学伦理的自我审视

作为犹太裔物理学家，奥本海默对自己的国家有着深沉的爱，因此他应时代需求，矢志不渝地进行原子弹研发，并获得成功，因此获得“原子弹之父”的称号。但是，《奥本海默》并没有着眼于原子弹研究的全过程，而是定位于人物情感的变化，定位于对科学伦理的审视，从而使得整个影片充满了人性的光环。

当战争处于胶着状态时，奥本海默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原子弹的研究工作中，因为他意识到，只有发明原子弹来助力战争才能终结战争，因此认同自己的努力是科学的正义性。从这个角度看，《奥本海默》似乎是一部励志片。导演选择了具有深沉坚毅的蓝眼睛的基里安·墨菲来出演片中的男主角。在组建原子弹研发团队期间，奥本海默年仅38岁，他领导一群20多岁的年轻人，在沙漠上争分夺秒，努力了两年，最终获得成功。影片中多次出现的集体跺脚声，意味着不可抑制的群体狂热，会把任何人送到任何无法想象的地方，奥本海默由此被推到很高的位置。

但是，在集体跺脚声之外，更多的还是原子弹引爆之后痛苦的嚎哭、尖叫、焦尸、呕吐等视听元素的体现，这些幻觉让奥本海默陷入深深的自我审视和反思之中。因此，坐在杜鲁门面前的奥本海默，眼神黯淡，噙满泪珠，内心复杂，他说：“我觉得我双手沾满鲜血。”“我们是否应该停止研究原子弹、关闭洛斯阿拉莫斯小镇（奥本海默亲手打造的军工小镇），免得与苏联形成军备竞赛。”杜鲁门却轻飘飘地回应：“你以为日本人知道谁发明了原子弹？他们只知道是美国，是杜鲁门投的原子弹。”“既然苏联可能马上造出原子弹，我们就更不应该关闭洛斯阿拉莫斯。”送走奥本海默后，杜鲁门扭头对助手说：“以后不要带这个哭包来见我。”

原子弹最终没有终结战争，而是让人类处于被毁灭的边缘。科学已经异化为政治机器上的一个筹码，它的意义究竟有多大，这是《奥本海默》对科学伦理的深度审视。

时间轴： 讲好故事的双重视角

作为人物传记片，如果按照时间顺序来讲述人物的生平和际遇，无疑可以保证叙事链条的清晰性，但也可堕入“烂片”行列，在长达三个小时的故事中，《奥本海默》的成功之处在于对时间轴的把握。

影片始于听证会，终于听证会，中间穿插奥本海默发明原子弹带来的全民狂欢，以及战后相关机构对他的构陷与指责，双线交织，使得故事的讲述始终以双重视角展开，黑白两种颜色交替呈现，充满戏剧性的张力。

张力在斯特劳斯和奥本海默之间进行。斯特劳斯想进入内阁而举办参与人数更多、规格更高的“大听证会”，这以黑白色调呈现；奥本海默被调查是否能继续持有安全许可的“小听证会”，以彩色画面呈现，互为印证展开叙事。“小听证会”是斯特劳斯因个人恩怨构陷奥本海默而私设的局，主题是调查奥本海默“对国家的忠诚度”——事关其是否还能继续从事保密性质的科学研究和出入政坛。

斯特劳斯曾被奥本海默无意间调侃为低微的鞋贩，同时他还怀疑奥本海默在爱因斯坦面前说他的“坏话”，因此将个人私怨演变成对奥本海默的政治报复。这对奥本海默的人生际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也正因为如此，《奥本海默》才能够将科技与人性、科技与政治之间的反思达到相当的深度，从而突破一般意义上传记片表现手法上的藩篱。

在时间轴的呈现上，即便是奥本海默本人身上，也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线性叙事，而是重点把握其内在心理动机的发展演变。奥本海默之所以投入精力去研发原子弹，是为了人类和平，这是一种爱国情怀。但是，原子弹引爆导致很多人死亡和流离失所，甚至推动美苏军事争霸愈演愈烈，奥本海默陷入深深的反思，尽管后来他还因此陷入无穷无尽的人事构陷，并遭受了麦卡锡主义的种种迫害，但他坦然面对。这更是一种人间大爱。电影开篇的那句话，似是一语成谶：“普罗米修斯从众神那里偷来火种送给人类，他自己却被锁在岩石之上遭受永恒的折磨。”当然，这或许是对英雄的最高礼赞，尽管诺兰无意将奥本海默打造成完人。

尽管《奥本海默》不是一部标准的文艺片，但是长达3小时的放映时间无疑对观众形成很大的考验。诺兰通过自己的艺术观彰显了自己的内在逻辑，那就是如何让一个大众相对熟悉的人物有更多的看点。

惊悚和悬疑或许是电影好看的必备要素。《奥本海默》始于听证会，终于听证会，无论听证会的目的是想置奥本海默于死地，还是战后的总统因政治的原因将其视为“弃子”，都让观众感受到紧张刺激，为科学功勋者的命运深深担忧。整个听证会中，无论是证据还是证人都对奥本海默极为不利，似乎是“在劫难逃”，但最终的大反转，让观众长舒一口气的同时，感到非常解气。这不是中国式的“大团圆”，而是科学精神最终战胜政治阴谋让人产生的快意。

新颖的视听手段是《奥本海默》抓住观众的又一个砝码。因为“原子弹之父”的身份，观众或许对《奥本海默》的视觉奇观充满期待。但这种既有式的期待未必能够给观众带来真正的观影体验，因为事先会有各种各样的想象。在《奥本海默》中，没有大场面的视觉奇观，更多的火光画面的断点式显现，更让人沉醉其中。与此同时，导演更多用视听手段来彰显人物内心的变化，使得人物更为立体客观。

声音的静默和放大处理使得《奥本海默》深深地抓住观众。比如原子弹实验引爆进行倒计时的时候，让人心跳加快，引爆之后几秒钟的突然静默，将奥本海默团队几年努力取得成功带来的兴奋推向高潮。多次出现的集体跺脚声，一方面是对功勋英雄的肯定，另一方面何尝不是命运对主人公的嘲弄？好看是电影的出发点，从《奥本海默》来看，多变诺兰既有坚守也有创新。■

（作者系苏州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）



《奥本海默》剧照
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